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八

宋 王溥 撰

封禪下

開元十二年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漼等上請封東岳曰臣聞道協乾坤聖人之元德功存禮樂王者之能事故旁徵前載博考鴻名躬歷數之期遇天人之應莫不發號施令升中合符澤浸黎元以茂聲實

者矣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握乾撫衆出震乘圖英威邁於百王至德加於四海惡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輝慶襲休榮雜烟雲之氣色靈物紛至休祥沓委江茅將鄗黍均芳雙觡與一莖齊烈固可以稽典訓設壇場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貺謙而不發雖在於聖心理則難辭孰違於天意臣等幸遭昌運謬齒周行咸申就日之誠願覩封巒之慶無任勤懇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報曰自中朝有故國步艱難天祚我唐大

命集於聖真皇帝朕承奉丕業十有餘年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將何以擬洪烈於先帝報成功於上玄至若堯舜禹湯之茂躅軒后周文之懿範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風雲之祥則宗廟社稷之餘慶也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則羣公卿士之任職也撫躬內省朕何有焉難違兆庶之情未議封崇之禮甲子侍中臣乾曜中書令臣說等奏臣聞自古受天命居大寶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禪之事所以展誠敬報神祇三五迄

今未之闕也是以高宗因武文之業盛岱亭之禮方册所記虞夏同風聖移三朝年經五紀封崇之典缺而未修山川望幸屬在今日陛下靖多難尊先朝天所啟也承大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可不涉東岱禪云亭報上玄之靈思紹高宗之洪烈則天地之意宗廟之心將何以克厭哉且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四年創九廟禮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也卑宮室非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之文思也

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元漠風太和軒皇之至理也至如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窮祥極瑞蓋以薦至而為常衆多而不錄正以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可以報於神明矣鴻生碩儒上章奏而請封禪者前後千百聖情撝挹天鑒未回臣等仰考神心旁採衆望封巒展禮時不可抑陛下縱不欲以成功告天豈不可以天休報德臣等昧死上請以聞帝手詔報曰夫登封之禮告禪之儀蓋聖人之能事明王之盛業也朕以眇

身託王公之上夙夜祇懼恐不克勝幸賴羣公以保宗社至於休徵符瑞皆先帝遺慶朕何預焉豈可以禮百神覲羣后備岱亭之禮展封祀之儀者哉雖誠請是違而宿心未暇臣乾曜說等又上言曰臣等考天人之際稽億兆之情以為治定功成登封告禪鴻名盛則屬在聖明陛下讓德沖深未允羣議神祇闕望臣等懼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蠻率職莫不含道德之甘實咀仁義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懷名山望幸珍符薦至年穀屢登開

闕以來未之有也臣聞自古受命而封禪者七十二君
安有殊風絶業足以方今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飛英
聲騰茂實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孕虞夏含
殷周矣有何退讓逡巡於大禮哉夫昭報天地至敬也
嚴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蒼生博惠也登封紀號丕業也
陛下安可以闕哉況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靈著矣蒼
生之望勤矣禮樂之文備矣陛下安可以辭哉故臣等
願因神祇之叶贊順華夏之懇誠早稽舊章特垂新詔

庶幾仲春乘農之隙以展巡狩朝覲之儀則天下幸甚
臣等昧死重請以聞帝又詔報曰夫治定然後制禮功
成然後作樂朕承奉宗廟恐未克勝未能使四海乂安
此禮未定也未能使百蠻效職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揚
景化告成功雖欲荅於神祇終倏安於兆庶再省誠懇
惻怵良深乾曜說等又再上言曰臣聞聖人者與天地
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讓
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

成理叶幽贊故符瑞畢臻天意也書軌大同人事也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神祇顧諟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望迴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勝懇切敢昧死再拜上請以聞時儒生墨客獻賦頌者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

之前率由斯義自魏晉已降迄至周隋帝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闕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文二后應圖受籙洎於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絡殷周之統接虞夏之風中宗宏懿鑠之休睿宗穆粹清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以

奉遵遺訓至於巡守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於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淡泊雕題鑿趾殊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醴泉窮祥極瑞者朝夕於林籞王公卿士罄迺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得荷皇天之景祐賴祖宗之介福敢以眇身而穎其讓是以敬承羣議宏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

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永言陟配祗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為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所縁封禪儀注兵馬陪集並皆條奏布告遐邇冊府元龜

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臺於山上廣五丈高九

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於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户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於壇南為燎壇如山上又為玉冊玉匱玉檢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初心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喧譁欲使亞獻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

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祭山下壇𤣥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秘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下其祀禮皆如圜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駕所經及告至問百年朝覲皆如巡狩之禮其登山也為大次於中道止休三刻

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内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於次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𥓂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𥓂内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

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圓封其配座玉牒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於社首皆如方丘之禮唐書禮樂志

上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選儀注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

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縚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宫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氏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媟黷穹蒼

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内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須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物之

初理無所慼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
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
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
漢儀用頭今郊用脇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脇太祝令奉
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既
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
脇惟有三禮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
脇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

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

之禮情實為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為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為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禋祀瘞埋亦請准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玄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臣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案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案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

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
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
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
迎神乎又案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遵古禮
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
祭後方燔又案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
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
祭後燔據此則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忌之言義乃相

乖又案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案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

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為定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以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為主心至

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意
所至則神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
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祭
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燎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助
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中跪取
匜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使
小臣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於人君太祝小臣也
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

禮案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祼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為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為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為之惠帝時閎儒為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為之至後漢樓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為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

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侍
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
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欝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
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
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擯況天人之際
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
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
案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

之辭大宗伯為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於今也案漢官儀尚

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禄勲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案漢武帝時張安世為尚書令遊宴後宮從官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為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

黄初改秘書署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玄宗令張説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説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帝服衮冕於行宫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玄宗御馬

而登侍臣從先是𤣥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
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名禮官學
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
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
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
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𤣥宗曰朕
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勑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
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𤣥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

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

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
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
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
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
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䃌玉牒玉冊刻玉填金為字
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
納二玉匱於䃌中金泥䃌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
東南為燎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

傳呼至山下聲動天地山下祀壇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等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

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太山日氣
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玄宗因不食
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
無福亦請某為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
氣温暖時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
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
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
樂有祥雲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

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於社首山帷宫之次以候鑾駕遥望紫煙憧憧上達内外歡譟𤣥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𥖁如封壇之儀壬辰𤣥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薄海内外重譯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

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颶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麗朝鮮王百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海西鑿齒雕題牂牁烏滸之豪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惟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迹著時至符出皆用事於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者

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宏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令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夭札建皇極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惟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竊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

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肸蠁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祠神玄宗製紀泰山銘御書勒於山頂石壁之上其詞曰朕宅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懵於至道任夫難

任安夫難安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心之浩蕩若涉于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之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讋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雝雝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為東岳周官曰兖州之鎮山寔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

之伯故稱宗焉自古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籙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臣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越翌日禪于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

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彛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殖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民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

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民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唯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武文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禄子孫其承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余一心有給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如是

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石冀後之人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惟天生民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為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巳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巍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恭巳南面氤氲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敘

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遹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之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説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十三年四月乙丑撫州三脊茅生有上封事者言

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將欲封禪問於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封禪其時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生昔昭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其茅今高一尺至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采用祭泰山并掘根於苑内植之時宰臣已遣使於岳州採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為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茅以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伯道故責楚云包茅不入王祭

不供若以茅為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巳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茅請移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過江移根苑中信是虚語望勅撫州且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制曰可癸酉詔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勅曰封祀告成為萬姓祈福必資清潔以副朕心其行事官及齋郎應致齋者宜令御史行齋切勿容踈怠有雄野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王守禮等賀曰

臣謹案舊典雌來者伯雄來者王又聖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遐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史館以彰靈貺

冊府元龜

案唐書列傳張說為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以諸儒草儀及登封還詔說撰登封壇頌刻之泰山

唐張說封禪壇頌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民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

氣樸畧因時欻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而無聞焉爾後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定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究其源致敬乎天地根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為也閱曩聖之奥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畧有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道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

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舜禹臣莫德於臯陶稷契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敘帝王之書繫魯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禄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厥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啟迪皇祇顧懷應歸運以義

舉撫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蠢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希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兹矣皇帝攘內難而啟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惇敘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民於變立土圭以步歷測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

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
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
兢日慎一日約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
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鵷
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貅之師居鄗人和旁感神寶沓
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軼牒未始聞記我后以
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
陛下孝至於天政合於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

歲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祚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勳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揖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於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誠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老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神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列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為之

震動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謡俗問耆年舉百祀
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
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
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
靈欝爛漫乎穹壤之間是日來至于岱宗祇祓齋宫
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欵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
天官之宫天孫總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
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

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濶難并之甚哉先時將
臻夫大封也累封壇於高岡築泰壇於陽阯夫其天
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衆靈列座有次崇牙樹羽管
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内干戚鉞及鉤戟戣瞿周衛
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代絶瑞旅之於中庭玉輦
金轂翠冒黄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襲
成之後讓王之客敘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
金鏃介胄如雪旗幟如火遠亙於清禁之野於是乎

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壑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佾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請將信八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招嘏乎未兆穰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

揚柴燎於高天庶衷誠而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而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迴玉鑾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

尅期千里之外乃行事之日則天無㸃翳地無纎塵嚴冬變為韶景寒谷鬱為和氣非至德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烝嘗内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承末光聆絶韻咀甘實潄芳潤爍

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維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文苑英華

徐堅傳玄宗時堅充集賢學士從上封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

裴光庭傳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突厥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名光庭

與謀對曰封禪所以告成功也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突厥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名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契丹之長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

康子元傳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累擢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

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飲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並唐史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

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開元十八年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并封西嶽不允舊唐書玄宗本紀

鑾駕進發禪儀無此篇皇帝將有事于泰山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祝文加禪祭配神作主之意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軷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

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州縣令先待於境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圜丘壇如廵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前期所司以太牢祭于泰山神廟如常式其齋戒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之封於泰山禪之禪於社首山齋儀同封祀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衮冕結佩等並如圜丘儀百官如别儀制度將作大匠先領徒於泰山上立圜臺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圜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

版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𥖁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其玉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由承旨請内鐫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壝郊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又為

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𥖁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𥖁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𥖁皆長三寸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

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礶旁當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礶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石礶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礶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為距石十二枚皆濶二尺厚一尺長一丈邪刻其首令與礶隅相應分距礶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礶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

禪禮制度將祭將作先於社首山禪所為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濶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礶玉匱金匱金泥檢

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陳設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東門之内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

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各於内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於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内壝之外如圜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内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内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宫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祭官於東壝外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東皇親諸親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介公酅公於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

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蕃客又於其西褒聖侯於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於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其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為瘞埳於壇壬地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

閒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向皆以北為上設諸方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東方於

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郎設御位於壇東南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南執事者位於後設御史位二於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正座又蒼牲一配座青牲一在

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玄牲一以上五方帝座又青牲一大明又牲一夜明禪禮設牲牓於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黝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

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
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
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内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
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
概罇二於内壝之内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内壝之
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坫内官以下罇）
俱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禪儀設皇地祇太罇
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
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
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正座罇東北向

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鎭海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各蜃罇二丘陵以下各散罇二皆於壇上皆加勺冪設罍洗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為神藉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座皆於

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天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壝之內衆星席位於內壝之外各依

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州於第一等席以藁秸東南方嶽鎮以下於內壝內各於其方嵩嶽以下於壇西南俱內向席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禪禮無瑞物省牲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凡升壇者各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

星以下羊豕餘同鑾駕上山禪無上山儀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巾冪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

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蕃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内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祀前二日侍中奏裁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

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黄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衮冕乘輦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黄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黄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黄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

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黄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黄麾内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黄鉞内侍臣上馬畢黄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玄武隊後如常若復先置則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皆侍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

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臣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勅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

（鑾駕出行宮如封泰山之儀）

薦玉幣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屬以玉幣及玉冊置於山上圓臺壇上坫所（禮神之玉蒼璧幣以蒼配座之幣亦如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

於篚置於石磩之側良醖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禋祭日未明三刻以下實罇至饌幔內與夏至北郊同也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儀禋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

同方丘 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圜臺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 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 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 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繅藉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 大珪如搢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 皇帝至版位北面立 每立定太

(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

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禪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太祝還鐏所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為節候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屬以五帝及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

所五帝之玉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幣各依方色良醞令率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五帝俱以太罇皆實以汎齊日月之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其玄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騶虞黑帝以玄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

謁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訖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圜鍾三奏黄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之舞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

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内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黄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

出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諸太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罇所執罇者舉羃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

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

俯興冊文並中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

祝進奠冊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

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圜丘儀皇

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

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

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

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衆星之饌所由師長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列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

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首座與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衆星酒罇所俱酌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

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乃燔燎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請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

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禪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興與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册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册文訖俛伏興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少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讀册皆亦如之其拜奠並同方丘配座初讀册訖至眞土半埳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與方丘同封玉册封檢附燔燎畢禪儀皇帝既就望燎瘞位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册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泥等並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

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進皇帝受玉冊跪疊之内於玉匱中纒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復退位側身捧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𥖁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𥖁内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纒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

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今畢其功禪儀同配座玉牒禪儀太尉又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跪取玉冊內金匱封以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左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儀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瑞典者皆縱之神祀所鑾駕還行宫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刻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黄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宫並如圜丘儀禪儀同朝覲羣臣禪禮訖行此禮禪之明日朝覲羣臣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

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
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
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
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
就解劍席樂止脱舄跪解劍置於席興相禮者與通事
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
建景福維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壽無疆俛伏
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舄樂作

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如巡狩儀開元禮封禪儀

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丞相蕭嵩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表曰臣聞封巒之運王者告成當休明而闕典乃臣子之深過伏惟神武皇帝陛下受

命繼天應期光宅垂慶雲而覆露暢和氣以生成物荷深仁時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風被矣淳源既泳福應咸臻盈於天壤昭於方策蓋非愚下所能頌美且天之在上日監在兹嘉大聖之神功降元符以表德恭伸昭報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兹道臣等覩休徵以上請陛下崇謙讓以固辭事恐勞人抑其勤願德音所逮自古未聞昔虞廵四岳周在一歲書稱其美不以為煩寧彼華嵩皆列近甸復兹豐稔又倍他年歲熟則

餘糧地近則易給況費務蓋寡咸有司存儲峙無多豈煩黎庶吏當首路以望屬車陛下往封泰山不秘玉牒嚴禋上帝本為蒼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伏願發揮盛事差擇元辰先檢玉于嵩山次泥金于華岳天休既答人望克從上下交歡生靈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誠理在至公祈于俯遂無任悃欵之至謹詣朝堂陳請以聞

帝固讓不從手詔報曰升中于天帝王盛禮蓋謂臻兹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雖安尚竭豐年之慶邊疆則靜

猶有踐更之勞况自愧於隆周敢追跡於大舜頃年迫於萬方之請難違多士之心東封泰山于今惕厲豈可更議嵩華自貽慙恧雖籍公卿共康庶政永惟菲薄何以克堪朕意必誠宜斷來表也冊府元龜

天寶九年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内旱乃停封唐書玄宗本紀

天寶九載正月文武百寮禮部尚書崔翹等累上表請封西嶽刻石紀榮號帝固拒不許翹等又奉表懇請曰

自今月辛亥至於癸丑累表誠祈請紀榮號聖心恭默
沖讓再三臣等伏讀綸言退增祇慄敢重瀝愚懇期諸
必遂臣聞聖人之言與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將影響
而合符昭報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固拒今靈山警
蹕望玉鑾之升中儒林展儀思金匱之盛禮發祥儲祉
喻以封山人事天時不可失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雲風化而
砥礪在動植而昭蘇外户不扃餘糧栖畝其神功至道

廣瑞殊祥前表縷陳安敢浮說夫修德以俟命勒功以
告成將欲竭欵神祇雍熙帝載未為過越也伏惟覽公
卿之議考封禪之禮陟華蓋於翠微轉鉤陳於雲路泥
金於菡萏之上刻玉於明星之前使三五六經復再聞
於唐典七十二姓不獨紀於吏吾敷景福以祐黎元錫
大慶而報天地蒼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無任誠懇悃
欵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不許曰輕修
大典所不願為時或傳中旨請紀榮號何如空言請封

西嶽乙卯羣臣又上表請封西嶽曰臣翹等伏稽古訓
上請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諾臣等承詔惶駭失圖臣
聞省方展義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丕業是以
古先哲后道洽則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庶之福無
私於已故行之者不思必順於天故言之者難奪敢昧
萬責竭誠終請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
帝陛下紹武文之丕烈合君臣於昌運均雨露和陰陽
四海無波而靜默羣生自樂而仁壽繇是德懷蠻貊澤

洎昆蟲宗廟祀典罔不祗肅要荒殊俗亦莫不庭自皇
王以來載籍所記未有混區宇窮禎祥地平天成德茂
道洽若今日之盛者也固可告太平之功展封崇之禮
故臣與王公侯伯黎老緇黄累陳白奏備竭丹懇豈謂
聖恩猶阻皇鑒未迴伏奉癸丑詔書曰輕修大典所不
願為臣等戰慄匪遑寧處實以陛下功成道洽理實升
中且夫龜龍咸格天意也中外大同人事也時和年豐
太平也無為清淨至理也允應大典豈謂輕修乎奉若

靈命安可不為乎臣等敢冒宸極重明其義竊以西嶽華山實鎮京國皇虞之所循省靈仙之所依憑固可封也況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臨壇告陛下長生之籙發祥作聖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翦桐為戲唐叔因而定封蓋人君之言動有成憲斯事至細猶不忽也況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於昇平事未符於琬琰豈可抑至公於私讓棄誠信於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辭也日者封章累奏嘉應必臻一獻而

甘雨流再陳而瑞雪降則知人天之意影響合符若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願仰答天心允祇靈貺上以揚祖宗之盛烈下以副億兆之懇誠克崇上報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徹等伏見禎祥委積河海澄清長瞻北極之尊屢獻西封之疏誠懇不達天鑒未從徘徊闕廷隕越無地陛下再造區宇肇康生民與天合符與道合契故得靈芝表瑞玉版呈

文九穀歲衍於京坻百蠻盡習其冠帶能事備於典策
盛德光於祖宗升中告成是屬今日惟夫太華高冠羣
山當其少陰鎮此西土自有虞巡狩歷祀三千夏殷以
還罕能肆覲陛下雖加進寵號增崇廟宇而大禮未施
精意空潔又陛下頃歲建碑曰嘗勤報德之願未暇封
崇之禮萬姓瞻予言可復也臣以為天地之主豈徒言
哉神祇候望故已久矣伏願俯順百辟兆人之請明徵
刻石銘山之記暫遷萬乘降彼三峯奠珪璧於中壇奏

笙鏞於上帝使普天蒙福重賜無疆頻冒宸嚴並期必遂無任懇切屏營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凡三上表上乃許之丁巳詔曰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中書門下及禮官詳儀注奏聞務從省便是載三月西嶽祠廟災時關中久旱詔曰自春以來久愆時雨登封告禪情所未遑所封西嶽宜停冊府元龜

案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

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倖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顔師古議其事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徑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雖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唐會要卷八